

## 第三章 英國學派的學術內容

在國際理論中你所能問的最基本問題是：

「何謂國際社會？」<sup>1</sup>

—Martin Wight

英國學派的學術核心為「國際社會」<sup>2</sup>，國際社會的概念又與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及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緊密相關，對三者的討論不能偏廢。此外，英國學派尚有Martin Wight所揭櫫的三個傳統(Three Traditions)及多元主義者(pluralist)和團結主義者(solidarist)等重要概念。其中三個傳統中的理性主義一方面承認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做為主體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認為國家間存在著共同價值的社會層面，此社會本體可擴大成為世界社會。國際社會因為蘊含理性主義的特質，使其成為國際體系及世界社會的折衷媒介。本章旨在探討理性主義此種溝通的特性，並討論因之引起國際社會、國際體系、世界社會間的關係及團結主義和多元主義各自對國際社會本質的論點及兩者的差異性。

### 第一節 「三個傳統」(Three Traditions)

英國學派的三個傳統為Martin Wight從過去的政治思想所得到的啟發，這三個傳統是：現實主義(Re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及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Three Rs)。Martin Wight用「傳統」一詞對不同的思想加以分類(classification)。

---

<sup>1</sup>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 you can ask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is, What i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Martin Wight,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3 (July 1987): 222.

<sup>2</sup> 有些學者用「國際社群」(“International Community”)表達了與國際社會同樣的意涵，就國家集合體這項特點來說，兩者的內涵是相通的。見 Tim Dunne,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strumental, Legitimist and Coercive Interpre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30 (January 2001): 71, n.21; James Mayall, ed., *The Community of Stat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2).

<sup>3</sup>他認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三個傳統具有知識論(epistemology)的意涵。Martin Wight之所以不使用時下流行的「典範」(paradigm)作為思想的區別，在於不同的典範間多少都有著「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問題。在他看來，他所提出的三種思想間彼此間有著交互影響、相互滋養、交織共生的關係，用典範來表示或多或少都有相互競爭甚或難以對話的困擾發生，所以他採用傳統而非典範來區別這三種思想。<sup>4</sup>此外，Martin Wight用「傳統」之意在於他對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的重視，尤其是歷史上偉大思想家的思想及政治家的政策及言論。<sup>5</sup>從Martin Wight的思考脈絡來看，他在1959年1月就任不列顛委員會主席的文章“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sup>6</sup>中表明了處理國內政治的政治理論關心的是平等、自由、正義等構成良善生活(good life)的要素，但國際政治理論卻僅剩外交及軍事戰略斧鑿痕跡的「求生存的理論」(“theory of survival”)。他是不滿當代國際關係由現實主義宰制的。此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正如同過去的思想家念茲在茲的問題：何謂國家？何謂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因為討論這些問題才能回答諸如國家的存在是否具有道德上的目的？公民社會是否能實現共善(public good)等問題。Martin Wight也在問：「何謂國際社會？」(“What is International Society?”)<sup>7</sup>，Martin Wight從過去的政治思想中尋求研究國際關係的途徑。他認為Thomas Hobbes/ Niccolo Machiavelli、Hugo Grotius及Emmanuel Kant的思想最能能夠提供這個問題的解答。在日後英國學派學者相互的討論中，這三個傳統又可分別以霍布斯主義/馬基維利主義(Hobbesianism/Machiavellianism)、格老休斯

---

<sup>3</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2), 5.

<sup>4</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260.

<sup>5</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4.

<sup>6</sup>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15-34. Hedley Bull跟Martin Wight一樣使用國際理論這個名詞。但Hedley Bull自己更偏好「國際關係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因為它更能精確說明是國際關係的理論。見Hedley Bull, *Lecture Notes to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48-1789*.轉引自James Der Derian, “Hedley Bull and the Case for a Post-Classical Approach,” in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LSE: A History of 75 Years* (London: Millennium Publishing Group, 2003), 89.

<sup>7</sup> Martin Wight,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3 (July 1987): 222;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30.

主義(Grotianism)及康德主義(Kantianism)代替。

Martin Wight 視這三種傳統為「社會的組成成分」(“component social elements”)，並稱他們為「國際真實的思想模式」(“patterns of thought about international reality”)。<sup>8</sup>這點很能顯示出英國學派在學術論點上的豐富性，Hedley Bull 很傳神的描繪這三個傳統：現實主義是關於「鐵與血及非道德的人」(“the blood and iron and immorality men”)；理性主義是關於「法律、秩序及守信的人」(“the law and order and keep your word men”)；革命主義是關於「顛覆、解放及賦有使命的人」(“the subversion and liberation and missionary men”)。<sup>9</sup>以下將分別敘述這三個傳統。

## 壹、現實主義

Martin Wight 的現實主義傳統等同主流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著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及過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是國家為了自身安全而競逐權力、施展權力的境界。對 Martin Wight 而言，現實主義者是強調及專注於國際無政府狀態、戰爭、權力政治及對人性抱持悲觀態度的人。<sup>10</sup>現實主義者並不視國際社會的存在，因為國際間並無社會契約的存在。他們僅見的是自然狀態或是一體系，國家間的關係僅由一些短暫及有限的安排及協定維持，但僅有國家是國際法主體。<sup>11</sup>

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 Machiavelli 可以說是自希臘時代以來的現實主義首創者，他使得政治脫離了倫理的成分。其著作《君王論》(*Prince*) 赤裸裸的表達對不擇手段以達目的的不在乎，「目的足以證成手段」(“ends justify means”)。在某

---

<sup>8</sup> Martin Wight,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3 (July 1987): 221, 226.

<sup>9</sup> Hedley Bull, “Martin Wight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xi.

<sup>10</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7; 25-29.

<sup>11</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30-37.

種意義上，Machiavelli可以說是論證社會是由「沒有主子之人」(masterless man)組成的社會的政治理論家。<sup>12</sup>現實主義另一代表人物Thomas Hobbes則因描述自然狀態下人人相爭 (people against people) 的景況而得到現實主義者之名。自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現實主義學者一直將Hobbes的戰爭狀態視為國際體系的特徵。<sup>13</sup>但Hedley Bull批評這種將國內無政府狀態的境況比擬(analogy)到國家間的自然狀態。<sup>14</sup>他認為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狀況不同，這就無法將Hobbes對國內無政府的鬥爭狀態比擬到國家間的關係。因此，Hedley Bull區分出兩種無政府狀態：第一種是國際間缺乏一太上政府，這個狀態是法理的無政府(juridical anarchy)；第二是國家間並無行成社會式的連帶關係，這使得他們之間充滿了戰爭，此種無政府狀態是政治的無政府(political anarchy)。<sup>15</sup>對Bull而言，國際社會應是處法理的無政府狀態，因為即使缺乏太上政府的協調，國家間還是具有社會連帶，並因此發展合作協調的關係。這與Hobbes將國內無政府狀態描述成人食人的殘酷狀態大相逕庭。即使不認為國際間處於戰爭狀態的政治無政府，Hedley Bull認為戰爭也是國際社會中的一項制度，而非反社會(anti-social)的特徵。<sup>16</sup>

## 貳、理性主義

理性主義是理性(reason)能先於感官知覺而獲致知識的理論。在17世紀初期的哲學發展中，理性主義具有知識論(epistemology)上的意涵，意在解答「我們如何得到知識？」，理性主義的回答是理性(reason)能帶給我們真知(true knowledge)，它可以來自先驗的(a priori)概念，是我們對宇宙的精神(spiritual)或熱望(aspirational)的概念。<sup>17</sup>Martin Wight認為從John Locke的著作中找出理性主

---

<sup>12</sup> 賽班著，李少軍、尚新建譯。《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台北：桂冠，1997年)，頁357。其實這個敘述更能描繪出理性主義在引領人們過社會生活的特點。

<sup>13</sup> 最顯著的例子是Kenneth Waltz。見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sup>14</sup> Martin Wight也有同樣看法。見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30.

<sup>15</sup> Hedley Bull, "Society and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42.

<sup>16</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46-50.

<sup>17</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13.

義者的理念是「人根據理性(reason)及作為判斷準則的權威(authority)<sup>18</sup>而生活在一起是最適切的自然狀態」。<sup>19</sup> 理性主義者抱持自然法(natural law)<sup>20</sup>的概念，自然法才是國際法的本質，理性也就是能夠認識自然法及其所加諸的義務的能力，「理性是我們內心神聖之光(divine light)的反照」(“*Ratio est radius divini luminis*”)。因為理性主義將人類具有的社會性視為個人先驗知識，理性為我們照耀邁向社會之路，這也是Martin Wight將理性主義引介入國際理論的特殊原因。<sup>21</sup>

理性主義是在現實主義加上「教化的因素」(“civilizing factor”)。<sup>22</sup> 意即在野蠻無政府狀態下加上理性主義者強調國際交往(intercourse)的層面，<sup>23</sup> 這些交往活動包括外交、法律及商業。<sup>24</sup> 儘管世界政治仍存在無政府的結構，但理性主義使得國家在規範的原則下合理地(reasonably)對他其他國家。<sup>25</sup> 理性主義者認為國家及個人都是國際法主體，而人性中還是有理性(reason)<sup>26</sup>作為指引。理性主義者了解自然狀態是由自然法及有限的社會契約所創造的「準社會狀態」(“quasi-social condition”)，任何時候國際關係極大部分都是慣例(custom)，而非武力(force)。<sup>27</sup> Martin Wight用理性主義來區別國際關係中的社會及制度基礎，國家共享利益並合作以達成目的。儘管國際社會並不完善，但它的確存在。並且即便國際關係是一自然狀態，它仍是一個已具社會(already sociable)的狀態。<sup>28</sup> 人除了是有罪

---

<sup>18</sup> 這邊權威當指理性的先驗性及無上性。

<sup>19</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13-14.

<sup>20</sup> 國際法的本質分為三個學派：自然法學派(naturalist)否定國際法是由國家間的習慣或條約所組成，認為國際法為自然法的一部份；實證法學派辯稱所有國際法來源是國家間的習慣及條約；格老休斯學派(Grotians)認為自然法及實證法同樣重要。見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2000年)，頁19-20。雖然理性主義者抱持著自然法的概念，而Grotius兼融實證法及自然法。但Martin Wight還是認為Grotius是理性主義的代表，雖然他的思想有些偏差。

<sup>21</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14.

<sup>22</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268.

<sup>23</sup> Robert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中主角Jekyll很傳神的說明了人性中既存有自私殘暴的原始性格，又擁有與人過和善、有秩序社會生活的性格。

<sup>24</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7.

<sup>25</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13-14.

<sup>26</sup> 這邊的理性具有知識論上的意涵，它指稱我們的知識可以不需經驗基礎獲得，而是先驗(a priori)具有。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內涵便是理性(reason)。

<sup>27</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39.

<sup>28</sup> Martin Wight,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223.

(sinful)、好鬥(pugnacious)、不理性(irrational)外，人也是理性的。透過理性(reason)的指引，人們可以經由調整政治及社會安排以達到某一程度的成功，<sup>29</sup>這也給予理性目的論(teleology)的意涵，意即理性的存在是為了使人們透過政治及社會安排達到其目的。

在Martin Wight的想法中，Hugo Grotius是理性主義的代表。Hugo Grotius認為人的本性是社會性，而要維持此種社會性就需要某項條件，這條件就是自然法，故人的社會性為自然法之母。他對自然法的定義為：自然法是正確理性的指令(dictate of right reason)，它根據一項行為是否符合理性，指出它內含卑劣的道德品質或道德上的必然性，並據此指出此項行為是上帝所禁止或吩咐去做的。所以，正確判斷的指令是任何人類或事物本性所內含的必然因素。<sup>30</sup>

Martin Wight認為直到 20 世紀初，理性主義一直是現代國際理論的傳統中心，其原則經由 17 世紀的Hugo Grotius, John Locke, 18 世紀的David Hume, Edmund Burke及 19 世紀的Toqueville共同發展而成。這項傳統消失於 20 世紀期間，因為 20 世紀則是現實主義凌駕其他學術傳統的時代。Martin Wight及Herbert Butterfield相信，有兩個方法可以建立國際理論中的理性主義傳統，第一是重新詮釋古典政治思想以強調其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適切性；第二是找出過去視國家體系(states-system)為一整體的傳統思想。Herbert Butterfield重視第二種方式，並且督促他的同僚研究 18 世紀將歐洲視為一國家體系，而非僅是國家間的匯集的傳統思想。<sup>31</sup>Andrew Linklater認為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將國際體系視為具有約束國家行為準機制功能(quasi-mechanistic)，而不強調國家交往間所具有的社會

---

<sup>29</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29.

<sup>30</sup> 賽班著，李少軍、尚新建譯。《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頁 439-441。

<sup>31</sup> Herbert Butterfield, "Notes for a Discussion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ritish Committee Paper (January 1964), p.2. 轉引自 João Marques de Almeida, "Challenging Realism by Returning to History: The British Committee's Contribution to IR 40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August 2003): 299.

性。英國學派傳統中的理性主義強調世界政治中的文化面，尤其是國家及國際中構成社會的理念(ideas)及信念(beliefs)。這項強調規範面及制度面的特質給予國際政治特殊的邏輯，也使得理性主義有別於其他觀點。<sup>32</sup>

因為理性主義在 Martin Wight 的三個傳統中是作為現實主義及革命主義的折衷媒介。此特性顯現在理性主義與現實主義都是國家主義者，也就是視國家為唯一行為主體；與革命主義溝通的地方則是他們都具有一體、社會的內涵。故理性主義與現實主義在注重國家個體下都承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因為理性引領的社會性，使國際關係又不會全然偏向無政府狀態人人相爭的景況，甚至此社會性會超越以國家本體的國際社會，達到以個人為本體地位的世界社會。在這種注重一體、社會的性質下，又使得理性主義得以和革命主義對話，這也是理性主義作為折衷媒介的特性。

### 參、革命主義

對Martin Wight而言，革命主義者抱持普世(cosmopolitan)而非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的想法。對革命主義者來說，國際社會中的整體超越它的組成部分，也就是他們認為人類社會的價值超越現存的國家體系。<sup>33</sup>他們注重政治中的應然面(ought side)，並意欲以國際革命革新及一統國際社會。革命主義者對人性持樂觀但戒慎恐懼的心態，認為對(right)的一定能夠達成，但達成的作為常是具有威脅性的，<sup>34</sup>因為其具有對現存秩序的顛覆性。Martin Wight認為革命主義者想要藉下列三種方式取代國際社會：1、藉由創造同質的意識形態；2、藉由成功的帝國主義引領一個世界帝國；3、藉由普世途徑創造超越國家，以人類為主體的世界社會。<sup>35</sup>革命主義呼應Kant的普世主義，重視共享的規範及價值在個人層

---

<sup>32</sup> Andrew Linklater, "Rational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6), 99-100.

<sup>33</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8.

<sup>34</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25-29.

<sup>35</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40-48.

面所扮演的角色，亦即個人在本體的地位上超越了國際體系及國際社會以國家為本體優先的論點，而轉向世界社會以人類為本體論上的關懷。關於Wight的三個傳統，請見表二。

表二： Martin Wight 的三個傳統

現實主義 [ 國際體系 ] ( 霍布斯主義 ) ( 馬基維利主義 )	理性主義 [ 國際社會 ] ( 格老修斯主義 )	革命主義 [ 世界社會 ] ( 康德主義 )
無政府狀態 權力政治 衝突及戰爭 悲觀主義	社會狀態 演化式變化 和平共存 具圖像的希望	人本(humanity) 革命式變化 反國家 烏托邦主義

表格來源：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6.

## 第二節 折衷媒介的國際社會

理性主義一方面承認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做為主體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認為國家間存在著一體、共同價值的社會層面，此社會本體可擴大成為世界社會。國際社會因為蘊含理性主義的特質，使其成為國際體系及世界社會的折衷媒介。為了突顯國際社會具有的折衷特性，本節從介紹英國學派對國際體系的論述開始，逐次帶到國際社會及世界社會的探討，其中國際社會因是英國學派的核心，對其討論的篇幅也相對偏多。



## 壹、國際體系

國際體系的本質國家間的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其本體地位是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主要著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及過程對國家行為的制約。在英國學派的論述中，國際體系的概念又稱霍布思主義/馬基維利主義(Hobbesianism/ Machiavellianism)。國際體系描述下的國家，正如Hobbes對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的著墨，是國家為了自身安全而競逐權力、施展權力的境界。國際體系的概念相當於主流現實主義及新現實主義所闡述的無政府狀態的概念。這也是Martin Wight所謂國際關係三個傳統中的現實主義(realism)。<sup>36</sup>

Hedley Bull的*The Anarchical Society*一書引發了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的內涵問題，以及兩者間關係的探討。<sup>37</sup>Hedley Bull所定義是國際體系是當兩個或以上國家有足夠的互動，且其他方的行為成為一方行為的計算考量時，則國際體系就形成了。Hedley Bull的定義使人誤解國際體系為實證主義下具有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的特質，在Hedley Bull定義中的國際體系使得國際關係就像撞球(billiard-ball)一樣是一種機制性的「力量衝突」(“clash of forces”)，<sup>38</sup>任何對國家間相互運動的解釋都跟體系的本質及結構有關，國家只是體系中的一部份，並且是被動的接受體系的制約。Hedley Bull對體系的說明導致了他所最不希望見到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概念，使體系成為客觀、永恆不變的自然實體，並約制著體系中國家的行為。<sup>39</sup>

事實上，在Hedley Bull的定義中，體系具有兩種特質：一種是物理性、機制

---

<sup>36</sup>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sup>37</sup> Alan James, “System or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no.3 (1993): 271.

<sup>38</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13-14.

<sup>39</sup> Robert Jackson, *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 114.但 Richard Little 認為英國學派的國際體系跟美國學界一般，是具有機制性的內涵。見 Richard Little, “The Systems Approach,” in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Oxford: Blackwell, 1985), 70-91..

性、的特質。在此之下的權力平衡變成基於雙方物質力量所做出的自然過程；另一是社會性，也就是個別國家考量他國行為以作為自身行為計算考量的部份。第一種特性我們可以在新現實主義的唯物觀中看出來；第二種則是在各種的制度主義及建構主義看到影子。Adam Watson認為體系是一種機制性壓力，獨立於行為體的意志外而運作。<sup>40</sup>體系的的存在如結構一般，當國家決定自身行為時，必須受限於他人的理性思考及策略推想。<sup>41</sup>如此的體系內涵等同於Kenneth Waltz的新現實主義，國家的行為是理性考量地體系中經濟及軍事資源的相對分配。<sup>42</sup>Alan James反駁Hedley Bull對國際體系及國際社會的分際相當模糊，如果國際社會的存在就已經包括國際體系(日常互動)，則國際體系不過是一無意義的概念。<sup>43</sup>Adam Watson以為Hedley Bull的定義忽視了任何行為者互動都必須有社會基礎，任何交往都必須放在社會脈絡中看待。因此，不可能存在像Hedley Bull所言的沒有制度及規則就能運作的國際體系。<sup>44</sup>當國際體系出現時，作為交往背景的社會規範及建制也必須現身，否則國際體系將無以維持。換言之，國際體系及國際社會的登場實無前後順序問題。其實，Adam Watson這個論點正點出了國際社會寓於國際體系的媒介角色。

## 貳、國際社會

雖然與國際體系一般認為國際體系對國家行為的因果制約性，但英國學派更認為國家具有先驗性的社會特質，使得國家不只單單地設想他國的行為而作為自己行為的計算考量，而能在此種社會特質下發展共同的規範及制度以管理彼此的關係，建立國際間的秩序。以下將申論國際社會的概念，首先是 Hedley Bull 及 Martin Wight 等早期英國學派學者對國際社會概念的闡述，這部份著重國際社會

---

<sup>40</sup>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311.

<sup>41</sup> 此即為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下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意涵。

<sup>42</sup> Adam Watson 也了解國際社會做為一超結構(superstructure)能修正體系的機制性運作，因為國際體系包含(encompass)了國際社會。見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311.

<sup>43</sup> Alan James, "System or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no.3 (1993): 269-288.

<sup>44</sup> Adam Watson, "Systems of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6 (April 1990): 99-109.

作為國際體系及世界社會折衷媒介的特性。但 Hedley Bull 對國際社會概念的論述也遺留了若干問題。因此，下一部分則是後續學者對早期國際社會的概念性問題所做的改善及發展。

### 一、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概念

當英國學派學者起始其研究時，他們便將焦點放在 Martin Wight 所指稱的國家體系(states-system)<sup>45</sup>，這個名詞是 Samuel Pufendorf<sup>46</sup>(1632-1694)在 17 世紀末所創。他定義國家體系為：「若干國家群合成一體(body)，但成員仍各自保持其主權。」<sup>47</sup> Martin Wight 認為國家體系的概念將成為國際關係研究中一個「新的解釋類種」(“new category of explanation”)。<sup>48</sup> 國家體系的概念由英國學派接續發展，並出現三種架構以描述它：「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及「世界社會」。

國際社會的概念可以回溯到 Hugo Grotius。<sup>49</sup> 它植基於古典的法律傳統，認為國際法將參與國際法律秩序的成員組合成一社群(community)。在 1966 年 Herbert Butterfield 及 Martin Wight 所編的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中，編者將「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認定為他們的「參考框架」(“frame of reference”)。<sup>50</sup> Martin Wight 也督促研究國際關係的學生基本功課便是定義國際社會的概念。

國際社會是國家間共享利益及認同的制度化。Martin Wight 三個傳統中的理性主義在維持共享規範及制度上扮演了核心的地位。這概念相當於建制理論

---

<sup>45</sup> Martin Wight 對國際體系的看法更接近國際社會，而非將國際體系視為個體計算他者行為的現實主義意涵。

<sup>46</sup> Samuel Pufendorf 是國際法中的自然法學派(naturalist)學者，自然法學派否定國際法是由國家間的習慣或條約所組成，認為國際法為自然法的一部份。Samuel Pufendorf 在 1672 年出版《自然法與萬民法論》(*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他否認自然法外尚未有具有法律效力的的意志(voluntary)或實證國際法的存在。見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2000年)，頁 19。

<sup>47</sup>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21.

<sup>48</sup>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21.

<sup>49</sup> Claire Cutler, “The Groti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January 1991): 41-65.

<sup>50</sup>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6), 12.

(regime theory)<sup>51</sup>，但在意涵上更為深層。它著重的是建制對成員的主觀構成 (constitutive) 效果，而非是被動性的工具制約。國際社會是英國學派的研究中的核心，也因此發展的相當完整。從其學術源頭看來，倫敦政經學院時期就開始從事國際社會的研究，代表學者是 Charles Manning，<sup>52</sup> 而國際社會也是不列顛委員會初期 Martin Wight 所立定的研究方向。Martin Wight 明確指出國際社會的本質寓於外交體系中，尤其是國家間有意識的維持權力平衡以確保彼此的獨立性。因此，國際法的運作、功能性的國際組織都是達成此目的的方式。<sup>53</sup> Martin Wight 認為如果沒有國際社會，則國際關係不僅是自然狀態，甚且是 Hobbes 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假若有國際社會的存在，若干的秩序則可得到維持或發展，安全也可以透過共同追求而集體享有。<sup>54</sup>

Charles Manning 的重要貢獻在於提醒我們儘管國際社會形式上是無政府狀態，但實質卻是有秩序的社會環境。<sup>55</sup> 政府以其國家之名對外行為，並在若干前提下與他國互動，這些前提是他們都是國際社會的成員，以及他們都受共同法律及道德的約束。<sup>56</sup> Charles Manning 對國際社會的說明是相當唯心的。他直言國際社會就是一個意念 (idea)，是國家相互交往中融合入官方思考 (official thinking) 中的意念。國際社會是一個社會建構的事實，是國家間互為主觀 (intersubjective) 的產物。國際社會並非客觀存在那 (out there)，而是存在於國家間的主觀意念中，其提供國家形成及執行政策的脈絡環境，對此種環境的研究一定不可缺少國家間的互動。對 Charles Manning 而言，對世界政治的研究必須包括詮釋 (Verstehen)，也就是理解國家行為背後的思想。研究者必須重建國家實踐如外交行為中所寓含

---

<sup>51</sup> 關於建制理論與英國學派的關係，見 Tony Evans and Peter Wilson, "Regime Theory and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Millennium* 21, no.3 (1992): 329-351.

<sup>52</sup> Charles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5).

<sup>53</sup> 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96-97.

<sup>54</sup> 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2-103. 此種社會安全的概念也是安全研究中哥本哈根學派 (Copenhagen School) 的著重點。

<sup>55</sup> Hidemi Suganami, "C. A. W. Manning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January 2001): 91-107.

<sup>56</sup> Charles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的國際社會概念。這邊可看出Charles Manning對國際社會的想法是建構主義思考。

Hedley Bull引領Adam Watson注意歐洲體系的結構及實踐，並注意規則、制度及文明標準對外擴張的情形。<sup>57</sup>Hedley Bull及Adam Watson對國際社會的定義為「一群國家不僅形成一自身行為是他人行動計算考量的體系，而且是經由對話及同意建立若干規則及制度以為行為準則，並且承認他們的共同利益寓含於維持這些安排」。<sup>58</sup>這項定義結合國際體系中的Hobbes/Realism及由社會建構所形成的Grotius/Rationalism的秩序。<sup>59</sup>在Martin Wight的三個傳統中，國際社會的觀念最常以格老休斯主義(Grotianism)作為等同的名詞。

Hedley Bull定義的國際社會是國家在共同制度下察覺他們共享若干利益及價值，並且在彼此的交往中受到共同規則的約束。<sup>60</sup>國際社會的概念受到16到18世紀自然法傳統的影響，Hedley Bull以為這段時期的國際社會具有以下特徵：基督教價值、自然法概念、普世(universal)社會的設想及缺乏一套國家間合作促成的制度。Bull極為重視秩序，認為世界政治中的社會的概念隱含了秩序及正當性(legitimacy)<sup>61</sup>，這也是*The Anarchical Society*的副標題「世界政治中秩序的研究」(“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的由來。<sup>62</sup>Hedley Bull的論述加深了對國際體系與國際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國家間足夠的互動形成了國際體系，但有

<sup>57</sup> Adam Watson, “Forewor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July 2001): 467..

<sup>58</sup>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1-9.

<sup>59</sup>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July 2001): 476.

<sup>60</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10-13.

<sup>61</sup> 若說秩序是一社會中最重要的內涵，正當性可說是秩序的來源。它來自社會中成員對一向社會安排的同意(consent)，其與秩序有著正面的因果關係，若成員同意的程度高，則該社會的秩序及穩定也較易維持。關於國際社會中秩序與正當性的關係，見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315; Andreas Osiander, *The State System of Europe, 1640-1990: Peacemaking and the Co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no.1 (1972): 1-28; Ian Clark, “Legitimacy in a Glob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9 (December 2003): 75-95.

<sup>62</sup> Hidemi Suganami 認為英國學派的中心教條是，儘管處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國家仍會發展出規則以管理他們的相互關係。因此，國家間的互動總是在相當程度的秩序下進行。見 Hidemi Suganami, “British Institutionalists, or the English School, 20 Years On,” 257.

著互動並不代表國家在共同的制度下共享了規範、利益及價值。共同的利益規範、規範及價值是在國家間交往後，透過溝通、對話等社會行為而產生的。因此，國際社會的出現是在國際體系形成之後，有著國際體系並不意味國際社會的存在，但國際社會的出現就可推論國際體系的存在。此外，Martin Wight的*Systems of States*<sup>63</sup>則開啟了在世界的歷史脈絡下對「國際社會」的討論。<sup>64</sup>Martin Wight從歐洲主權國家間的歷史交往研究其間發展出的種種規範國家行為的社會制度，這些制度包括國家間外交行為及戰爭。

Hedley Bull的國際社會概念概念近似於國際秩序，秩序意指「為了促進某些共同目的及價值的社會安排」，<sup>65</sup>是「維持社會生活中基本(elementary)、主要(primary)及普遍目標的人類行為模式」。<sup>66</sup>秩序的維持則來自體系中的規則，規則必須受到溝通、詮釋、管理、執行、正當化、接受及保護。這些功能由Hedley Bull所言的制度來實現，這些國際社會的制度包括權力平衡、國際法、外交、戰爭及大國間的協調(concert)。<sup>67</sup>Hedley Bull所言的國際秩序是由規則及制度所共同維持。值得注意的是，Hedley Bull了解到在無政府狀態下，這些規則及制度的溝通、詮釋、管理、執行、正當化、接受及保護是由國家所負責及進行，<sup>68</sup>這些規則及制度對國家而言是具有主觀構成的正當性意涵，並非外力強加他們，使他們遵守這些規則及制度，這也是建立在國家間主權平等的國際社會最重要的意義。<sup>69</sup>

共同目的及價值的實現是作為實現其他利益及價值的基礎。這些共同且首要

---

<sup>63</sup>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sup>64</sup> 近來 Barry Buzan 及 Richard Little 的著作亦跟隨 Martin Wight 以歷史脈絡研究國際社會。見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65</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4.

<sup>66</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5.

<sup>67</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56-57.

<sup>68</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71-73.

<sup>69</sup> Tim Dunne 注意到在 911 事件後這種國家間主權平等的特徵已漸漸經由美國的單邊主義而瓦解。國際社會最重要的基礎是在各國主權平等，並由此來共同制定、遵守、執行共同的規則及制度，但 911 事件後美國的反恐單邊主義使得這些規則及制度逐漸由其主導，對其他國家而言，這些規則及制度已漸漸失去正當性，無政府狀態下的主權平等基礎漸朝向階層化(hierarchy)發展，這也侵蝕了國際社會的基石。見 Tim Dunne, "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 (September, 2003): 303-320.

的目的包括國家體系的維持、主權的相互承認、暴力的制約及承諾的實現。<sup>70</sup> 國家了解到共同目標的實現是達成自己長久利益的前提，維持最小秩序以跳脫Hobbes無政府狀態的政治，並以此達成社會安排的基礎。每個行為規範及制度都是為了實現這些共同目標及價值，最終則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這些都有其歷史其社會脈絡可追尋。Hedley Bull對國際社會及國際秩序的設想近似於Martin Wight的「為了某些共同目的所形成的關係體系(system of relationship)」。<sup>71</sup> 無政府狀態下的自助跟幫助規則運作有關，這與Charles Manning所稱的「讓我們玩主權國家」(“let’s-play-sovereign-states”)遊戲一般，辨別遊戲中的構成性及規約性(regulative)規則便成為英國學派學者首要目標。<sup>72</sup>

Hidemi Suganami注意到英國學派內部對國際社會的研究有三種論點：<sup>73</sup>

- 一、 結構性(structural)－結構性代表他們對現代國際社會中的制度結構感到重視，代表學者有 Charles Manning 的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Alan James 的 *Sovereign Statehood* 及 Hedley Bull 在 *The Anarchical Society* 中的若干思想。
- 二、 功能性(functional)－功能性的研究焦點在於將結構研究擴大為現行制度結構的運作及其相對優點，重視的是制度所能達成的目標，這類傾向也可以在Hedley Bull在*The Anarchical Society*<sup>74</sup>、John Vincent的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看出來。較近的著作有 Wheeler的*Saving Strangers*及Robert Jackson的*The Global Covenant*。
- 三、 歷史性(historical)－歷史性研究著重國際關係中結構制度的歷史演

<sup>70</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16-19; 67.

<sup>71</sup>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9), 105.

<sup>72</sup> Hidemi Suganami,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 2 (February, 2002): 8.

<sup>73</sup> Hidemi Suganami,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Perspective on World Politics Reconsidered”.

<sup>74</sup> 如 Hedley Bull 認為國際社會應該滿足下列六項目標：1、體系或國際社會的維持以避免其他國家行為者的挑戰；2、維持個別主權國家的獨立；3、使和平無戰的狀況成為國家間關係的規範條件；4、國際暴力的禁制；5、國際協約的遵守；6、穩定每個國家主權管轄權。見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進，這類研究有 Martin Wight 的 *Systems of States* 和 Hedley Bull 與 Adam Watson 的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晚近則有 Barry Buzan 及 Richard Little 的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關於國際社會的基本概念，請見表三。

**表三：基本的國際社會途徑**

表格來源：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4.

方法論	人文主義(humanism)、詮釋學、歷史、法理、哲學
核心概念	人際關係、國家、無政府狀態的社會、國家體系
基本價值	秩序、正義、國家主權、人權

## 二、國際社會概念的發展

英國學派雖然開啟了研究國際社會的興趣，但他們對國際體系、國際社會及世界社會的區分仍遺留了某些問題，這些問題在於他們把不同的國際現象留在不同的本體論看待，如國家間競爭及暴力留在體系層次，跨國的活動則留在世界社會的層次。<sup>75</sup>為了呈現這些國際現象，有必要將這些現象納入同一本體來看待，並區分此一本體的不同形式。這本體就是國際社會，如何區分不同的國際社會變成為Martin Wight、Hedley Bull、Adam Watson這些前輩英國學派學者留給後繼學者的課題。<sup>76</sup>

<sup>75</sup> Tim Dunne,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strumental, Legitimist and Coercive Interpre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30 (January 2001): 70. Barry Buzan 及 Richard Little 也發現將軍事安全關係置於體系部份，而將共同價值及制度擺在社會層次使得軍事安全被排除在國際社會外，受到去社會化的結果。

<sup>76</sup> 從事此區分工作的學者有 Tim Dunne、Barry Buzan、Ole Weaver、Andrew Hurrell、Andrew Linklater。見 Tim Dunne,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strumental, Legitimist and Coercive Interpre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Ole Weaver, "Four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A Trans-Atlantic Dialogues"; Andrew Hurrell, "Society and Anarchy in the 1990s," in B.A. Roberson 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Pinter, 1998), 85-89;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Tim Dunne從成員(membership)、共同利益/目標及規則/規範區分了正當性的(Legitimist)、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及高壓性(Coercive)三種國際社會理論。<sup>77</sup> 正當性的國際社會理論是英國學派所謂的國際社會，成員的組成是主權國家，成員的正當性則來自社會中其他成員的承認(recognition)。承認不僅是認同關係的基礎，也是建構國際社會的第一步。依照英國學派對國際社會的建構主義式思考，此種正當性國際社會是由成員經由社會實踐建構，並且對成員產生有主觀束縛力的義務。因為經由承認彼此而產生認同，如此的一體感也出現了共同的利益，這些共同的利益在英國學派來說便是規則及制度。<sup>78</sup> 而規範也在社會交往中出現其意義，對正當性的國際社會中成員來說，規範不僅是行為準則，更具有道德上的意義，其界定了彼此的關係，使得成員能在這界定的範圍中得到自由。例如主權便是一項規範，它並產生了外交豁免等的規則。就此正當性社會而言，規範就是國際社會成員的遊戲規則，對成員有著主觀構成性的束縛力，可以說是國際社會得以存續的原因。

工具性的國際社會理論是新現實及新自由制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Tim Dunne 將他們合稱為修正的現實主義(Modified Realism)。工具性的國際社會成員主要是國家，但不是專斷的。此社會成員是理性(rational)個體，且體系的結構面仍對此社會產生制約的效力。成員間的互動仍是出於自利(self-interest)，即便是合作也是出於此種考量。成員的共同利益及目標來自個別預期利益的計算，規則及制度的存在不過是為了減輕無政府狀態下人人相爭的情形，而達到合作以自利的工具性效果。

---

*of Political Commu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8).

<sup>77</sup> Tim Dunne,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strumental, Legitimist and Coercive Interpre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rew Hurrell 在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的國際社會外另增加了最小論(minimalist)的國際社會概念，此概念近似 Tim Dunne 的工具性國際社會。見 Andrew Hurrell, "Society and Anarchy in the 1990s," 25-27. Andrew Linklater 則在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的國際社會外分出了「後西發利亞」("post-Westphalia")的國際社會。見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sup>78</sup>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高壓性的國際社會理論是批判理論下的國際社會，但其偏向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觀點，認為人際間的話語及論述存在著權力及宰制的關係，其追求以考掘的方式(archaeological method)<sup>79</sup>找出隱藏在話語中的權力及宰制關係。就成員資格來說，高壓性的國際社會質疑主權的意義及其與權力間的關係，並要求我們注意主權的本質。主權的意義建立在公民對其的忠誠，並依此而產生了領土內外緊張的對立關係，諸如局內/局外(inside/outside)、朋友/敵人、國內/國際的二元區分。因為注意論述中權力關係，高壓性的國際社會認為並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及目標，有的只是強權國家及西方富裕國家的利益及目標。而制度及規則不過是強權為了宰制其他國工具，一切的正義/不正義、對/錯、正當/不正當的標準都存在這種權力及宰制的關係中。換言之，高壓的國際社會理論批判的是一個權力宰制關係的國際社會是否存在。茲將這三種國際社會的區分參見於表二<sup>80</sup>。

#### 表 四：Tim Dunne 分類的三種國際社會理論

---

<sup>79</sup> 考掘學(archaeology)旨在挖掘一統體系中的縫隙，暴露連貫事件中的漏洞。見 Michel Foucault 著，《知識的考掘》，王德威譯（台北：麥田，1993年），頁41。

<sup>80</sup> 請見本文頁58。

三種國際社會分類	後設理論 (meta-theory) 基礎	行為者(actors)	共同利益及目標	規則
英國學派 (正當性)	建構主義	主權國家	社會的最主要目標是秩序	規則由成員規律的遵守，因為這些規則具有束縛力
修正的現實主義(工具性)	理性主義 <sup>81</sup>	國家是理性行為者 (但並非唯一)	有若干自然的目標 (如國家自利的本性)，但無政府狀態制約這目標的達成	規則及制度效力不強，且是不平均的分布 <sup>82</sup>
批判理論(高壓性)	考古掘散佈 (Archeological)/ 散佈 (Discursive) <sup>83</sup>	否認國家或是國家集合體 (collectivity) 是適當的行為者	共同目標是由精英 (elites) 所推動	制度及規則寓含於權力關係中

表格來源：Tim Dunne, “Soc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strumental, Legitimist and Coercive Interpre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30 (January 2001): 74.

此外，Ole Weaver區分了四種國際社會，分別是：理性主義的原子論(rationalist atomism)<sup>84</sup>、建構主義的意志論(voluntarism)、唯物論的必然性(materialistic necessity)及文化主義的整體論(culturalistic holism)。<sup>85</sup> 理性主義的原子論重視國際社會的功能，它解釋了國家間如何不在利他(altruism)的基礎上達成合作，著重

<sup>81</sup> 這邊的理性主義並非 Martin Wight 三個傳統中的理性主義，而是實證主義下個體以成本/利益考量行為基準的經濟理性。

<sup>82</sup> 這邊說明了無政府狀態的制約仍是相當強大。

<sup>83</sup> 散佈指的是權力及宰制散佈於言語及論述中。

<sup>84</sup> 此理性主義為主流國際關係學界討論的實證內涵。

<sup>85</sup> Ole Weaver, “Four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A Trans-Atlantic Dialogues.”

國家在自利的前提下藉由國際制度及規則達成目標。建構主義的國際社會如英國學派的概念一般，重視社會現象是建立在主觀意志上的社會建構產物，國家之所以遵守社會中的制度及規則，是因為這些規則是他們主觀建構的，對他們有主觀構成的約束力。第三種唯物論焦點在國際社會中物質結構對國家所形成不得不遵從的「硬規則」(“hard rules”)。第四種文化主義整體論的國際社會說明了在共享文明及文化基礎下達成的合作。

Weaver以他延伸的國際社會概念溝通主流的國際關係研究，他認為理性個體的功能性合作、束縛性規範的合理傳統及文化為基礎的共同認同是國際社會能與理性主義者的制度主義能產生對話的共同點。個體行為者的選擇、國際規則及規則在結構下再製的拘縛力為國際社會與建構主義的共通之處。<sup>86</sup>

### 叁、世界社會

世界社會的主體是個人而非國家，其設想全人類的普世社會(universal society)存在著共同的目的(ends)及價值。<sup>87</sup>英國學派的學者對國際社會投以特別的注意，<sup>88</sup>並對世界社會投以相對少的關注。<sup>89</sup>世界社會將個人、非國家組織視為焦點。在英國學派中，則以康德主義(Kantianism)為替代名詞。世界社會對應Martin Wight三個傳統中的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重視共享的規範及價值在個人層面所扮演的角色，亦即革命主義在本體的地位上超越了國際體系及國際社會以國家為本體的論點，而轉向以人類為本體論的關懷。世界社會是關於普世主義(universalist cosmopolitanism)<sup>90</sup>的形式。概念相當於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sup>86</sup> Ole Weaver, “Four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A Trans-Atlantic Dialogues,” 89-98.

<sup>87</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84.

<sup>88</sup> Alan James, “System or Society?” ; Charles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John Vincent 注意到普世文化及國際秩序間的討論是 Hedley Bull 所遺留下的問題。見 John Vincent, “Hedley Bull and Ord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illennium* 17, no.2 (1988): 211.

<sup>89</sup> 特別是 Hedley Bull. 見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sup>90</sup> 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重視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規範及準繩，因此其關懷的是超乎國家疆

但隱含更多的規範成分。世界社會的概念是英國學派發展較弱的一環，其對世界社會的著墨並不多。Charles Manning注意到再國際社會外還有一個獨立於國際社會的世界社會存在，對世界社會的關注並非對「正式結構的研究」(“formal-structure study”)而是對人類總體「適當社會動力」(“social dynamics proper”)的研究。<sup>91</sup> 這在冷戰期間政治勢力壁壘分明時還可使人接受，但英國學派在冷戰後若還持續強調國家中心的觀點，不僅重現了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也使得國際關係難以融入當前社會科學對現今世界局勢的研究。<sup>92</sup>

世界社會的概念類似現今廣為談論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及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的概念，強調超越主權國家的政治疆界存在著全球層面的文化、價值及知識。在過去人類事務的管理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強調的是主權管轄的專斷與不可侵犯，但隨著全球化(globalization)<sup>93</sup>的來臨，人類事務逐漸走出主權疆界的藩籬，成為全球人類共同的議題。在此共通的網絡下，知識的生成及散播便有賴媒體、學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sup>94</sup>主權國家不再是人類唯一的依靠。雖然英國學派對世界社會的研究不甚注重，但就現今發展來看，實有必要利用英國學派來探討全球化的發展，尤其是在國際秩序與普世主義間的討論，<sup>95</sup>以及文化在全球層面散佈的力量。<sup>96</sup>

關於「國際社會」及世界社會的關係，Herbert Butterfield及Martin Wight認為

---

界及政治領域的普世倫理。

<sup>91</sup> Charles Manning,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177.

<sup>92</sup> Martin Shaw, “Global Society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The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21, no.3 (1993): 421-434.

<sup>93</sup> 事實上，我們很難給予全球化一個沒有爭議的定義，但配合對世界社會的討論，這裡採取 Jan Aart Scholte 的定義：「全球化是社會生活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sation)，其創造了新的行為者及網絡使得如此的社會生活可與主權疆界內的社會生活並行不悖。」見 Jan Aart Scholte,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8-9; 59-61.

<sup>94</sup> Iver Neumann, “The English School and the Practices of World Socie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July 2001): 506.

<sup>95</sup> 針對英國學派對世界社會的相對忽視，Barry Buzan 強化了英國學派對世界社會的研究，並以之結合全球化的研究。見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96</sup> Andrew Hurrell, “Keeping History, 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English Scho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2001): 481.

世界社會是「國際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正如Martin Wight所言：「若沒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體(cultural unity)，我們很難設想一個國際社會將得以出現」。<sup>97</sup>但Barry Buzan認為，世界社會的存在於歷史及功能上並非是國際社會出現的先決條件。<sup>98</sup>另外，世界社會及國際社會在本體地位上亦是不相容。世界社會關懷的是個人，而「國際社會」的主體則是國家。尋求在國際法上彰顯個人地位而進行人道干涉將會損及國家主權。任何想要發展世界社會的意圖都會對國際社會中的國家的本體地位造成傷害，若提昇個人在本體上的地位不僅會削弱國家也會造成國際政治秩序的難以維持。<sup>99</sup>雖說國際社會及世界社會在本體地位上的主張不同，但因為兩者都強調共同文化、價值，這為兩者創造了對話的空間，隨著當前國際現勢的發展，如何將國際社會的研究帶向全球化的世界社會亦是未來英國學派學者的努力目標，相信此舉也會提升英國學派的學術能見度。

### 第三節 團結主義與多元主義

團結主義及多元主義的爭辯焦點在於國際社會的本質，以及自然法及實證法孰為國際法的最適基礎。對團結主義及多元主義的討論首見於Hedley Bull 1966年的文章。<sup>100</sup>而Martin Wight的理性主義因擔負折衷媒介的角色，故於討論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時也至關重要。多元主義與團結主義間的爭辯的內容在於國際社會中共享規範、規則及制度的確切及可能範圍。爭辯的核心在於人權是否該凌駕國家主權、人道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是否具有正當性及西方世界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是否負有道義責任。

#### 壹、多元主義

---

<sup>97</sup>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33.

<sup>98</sup>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Summer 1993): 327-352.

<sup>99</sup>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478. 類似的看法，如Rosenau認為個人及非政府組織的活躍將造成世界政治秩序的紛亂，見James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p>100</sup> Hedley Bull, "The Grotia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51-73.

多元主義認為國家才是國際社會唯一的主體。其傾向理性主義中的現實主義面，認為應該尊重建立在國家間政治差異的個別國家主權。多元的含意就在尊重各自國家的獨特性，不以普世標準強壓於國家之上，如此使國際社會呈現多元繽紛、眾聲喧嘩的景象。依照如此描述，國際社會的範圍及意涵就相當狹小，這樣的國際社會關心的不過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對國際秩序所表達的重視，以及在主權、外交及不破壞國際秩序原則下所達成的國際協議。多元主義抱持著強烈國家中心論，設想國際法為實證法(positive law)，<sup>101</sup>認為國際法來自條約及習慣，因為這些是基於國家的同意(consent)，藉著法律的限制保障國家間共。多元主義者可被視為對國際法及國際秩序最小程度且保守的維護，多元主義認為國家主宰人類社會是一既定事實，國家間的政治文化的多元是人類歷史的產物，其關心的是國家間在無政府狀態維持國際秩序的協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彼此主權的承認(recognition)、外交行為的規則及互不干涉的原則。除了若干促進共同利益的協定外，其他諸如人道干涉的舉動一概不被允許，如此每個國家才能自行決定何者為其良善生活。多元主義視國際社會為維持秩序的工具，無論秩序前的失序是來自Hobbes的無政府狀態或是國家間的衝突，也不論是導因於國家為求生存或是意識型態的衝突。戰爭在他們看來不過是達成國家利益的工具，在戰爭中需要規範的是戰爭行為的正當性(just conduct of war)，而不是團結主義所重視的戰爭的原因是否符合正義(just and unjust causes of war)。

多元主義的概念由Hedley Bull及John Vincent發展，他們將個人的命運完全交由國家掌握。<sup>102</sup>Hedley Bull認為對人權的保護可能造成主權國家間秩序的顛覆；<sup>103</sup>John Vincent反對國際間武力使用的正當性，即使此武力是用來對抗國家大規

---

<sup>101</sup> Hedley Bull 找尋多元主義的靈感即來自 19 世紀實證主義法學家 Oppenheim 的著作。

<sup>102</sup> John Vincent, *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344; Hedley Bull, "The Grotia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54; 63. 後來 John Vincent 及 Hedley Bull 都漸漸傾向團結主義。近來討論不干涉及多元主義的德性，見 Jackson, Robert,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Good Life," *Millennium* 19, no.2 (1990): 261-272.

<sup>103</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152.

模對人權的迫害。<sup>104</sup>但Hedley Bull並未使用多元主義的概念以作為他維護國際秩序的概念，他也忽視了團結主義的想法。他對秩序的注重或多或少都造成後來的英國學派學者偏重多元主義。

## 貳、團結主義

團結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的最終主體是個人，而國際法及普世的行為準則可由國家執行。團結主義具有理性主義中的革命主義色彩或康德的普世主義，其所設想的國際社會較多元主義寬廣許多，關懷的是共享規範對使用武力的禁制作用以及國家與普世人權間的關係，焦點在於共享道德規範可能性，並討論因為這種普世道德規範所引起人道干預，強調「國際社會」中的個人權利，對於國家主權有所貶抑，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義務是保護人權，做法是依靠適當的自制及防制對人權侵害的犯罪。但團結主義者因為同時論及國家與個人而引發爭議，這也造成國際社會與世界社會之間的邊界不明。維持團結主義有四個要素：一、國家間的法治(rule of law)至為重要；二、現代版的自然法受到重視；三、對個人基本權利的強調；四、執行國際法以保衛團結主義。<sup>105</sup>意即在重視國際法的規範效果下強調個人基本人權的重要性。

團結主義接近Martin Wight的革命主義傳統，Martin Wight可說是英國學派中對發展團結主義有極大貢獻的學者。個人、民族及國際組織在其設想中都是國際權力及義務的主體，如此國際生活才可保有豐富性、彈性及多元性。<sup>106</sup>他也強調自然法是國際法及道德的源頭，是一種真相及正義的客觀源頭，也是某種倫理的情緒(certain ethical temper)。<sup>107</sup>在Martin Wight的理性主義中，國際社會的原則一方面來自國家的實踐，另一方面則來自「法上法」(“law behind law”)的最終詮釋，

---

<sup>104</sup> John Vincent, *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sup>105</sup> João Marques de Almeida, “Challenging Realism by Returning to History: The British Committee’s Contribution to IR 40 Years On,” 288.

<sup>106</sup> 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1-102.

<sup>107</sup> 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



這種法上法就是就是自然法的概念，也是Hedley Bull的理性主義中的團結主義成分。Martin Wight認為人道干涉必須被視為國家對人類社會的責任，此種干涉的正確時機也來自於戰爭原因是否起於正義(just cause of war)。<sup>108</sup>Hedley Bull及John Vincent的後期思想也傾向團結主義。儘管之前認為保護人權會造成主權國家秩序的侵毀，John Vincent後來承認人類生活權利是國際肯認的基本權利，不干涉原則再也不是國家的德性。<sup>109</sup>對普世人權的尊重不再與國際社會的存在相接觸，而是更強化它。<sup>110</sup>Hedley Bull也認為秩序的維持必須與對(人類)正義的要求相符合，而正義必須在秩序的脈絡中理解。<sup>111</sup> Hedley Bull則認為多元主義與團結主義有三點差別<sup>112</sup>：一、兩者對戰爭起源的看法不同。團結主義認為正義是發動戰爭的原因，多元主義則持反對意見。二、團結主義重視自然法的重要，多元主義則重習慣及條約；三、團結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成員應包括個人，多元主義則視主權國家為唯一組成份子。

Nicholas Wheeler認為，就國家實踐而言，人道干涉近來已逐漸於國際社會取得正當性。<sup>113</sup>單邊採取人道干涉以對抗大規模斯傷人權並未損及國際社會的秩序，人道干涉的行動必須放在「全球公共領域」(“global public sphere”)下來評斷。<sup>114</sup>在此種視界下，非政府組織、媒體及大學都必須發揮其影響力對人權保護負起道德的承諾。<sup>115</sup>Nicholas Wheeler的論述在多元主義者看來是相當極端的團結主義，但他也提醒我們在冷戰後的時代應該多捐棄國家中心的思考，將視野轉向全球治理及人類的公民社會，如此才能達到到「道德上的轉換」(“moral

---

<sup>108</sup> Martin Wight, “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6.

<sup>109</sup> John Vinc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5.

<sup>110</sup> John Vinc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50-151.

<sup>111</sup> Kai Alderson and Andrew Hurrell, eds., *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2000), 227; 243.

<sup>112</sup> Hedley Bull, “The Grotian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sup>113</sup> Nicholas Wheeler, *Saving Strang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p>114</sup> Nicholas Wheeler, *Saving Strang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309.

<sup>115</sup> Nicholas Wheeler, *Saving Strang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310.

transformation”)<sup>116</sup>。

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的爭辯還涉及國際關係中的秩序及正義問題，維持現有國際社會的秩序重要？或在正義的大纛下提升人權重要？近來人道干涉與非干涉的討論焦點，也是美國外交政策中所具有的傳統對立主張，更是邁入全球化中國家主權與人權、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與普世主義的爭辯點。<sup>117</sup>關於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的比較，請見表五。

#### 表五：多元主義及團結主義對國際社會本質看法的差異

---

<sup>116</sup> Nicholas Wheeler, *Saving Strang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310.

<sup>117</sup> 特殊主義及普世主義關注的是不同的人權標準，特殊主義認為人權標準是相對的，視個別國家而定，為了維持內外部穩定，國家可以決定人權標準的寬鬆。普世主義的人權是絕對的，國家不能因為秩序而損害人權，國際間可以因此而進行人道干涉，如此才是真正的正義。關於國際關係中的秩序與正義，見 Rosemary Foot, John Lewis Gaddis and Andrew Hurrell, eds., *Order and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項目	多元主義	團結主義
國際社會的主體	國家	個人或非國家組織
國際法的本質	實證法	自然法
對人道干涉的看法	反對	贊成
對國際社會所持的價值	秩序	普世人權
偏向何種傳統	現實主義	革命主義
對戰爭的看法	戰爭行為必須符合正義	戰爭理由必須符合正義

表格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 小結

本章從 Martin Wight 的三個傳統開始，分別探討國際體系、國際社會、世界社會與多元主義、團結主義的關係。三個傳統中的理性主義現實主義共通的地方是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也視國家為唯一行為主體；與革命主義溝通的地方則是他們都具有一體、社會的內涵。故理性主義與現實主義皆注重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作為行為者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因為理性引領的社會性，使我們又不會全然偏向無政府狀態人人相爭的景況，在這種注重一體、社會的性質下，又使得理性主義得以和革命主義對話。

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概念因為具有理性主義的成分，使其能作為國際體系及世界社會的折衷媒介。一方面它承認國家為生活於無政府狀態下行為個體，所以它能夠跟國際體系接軌。但它又認為國家間具有過靠著共同制度及規則過著社會生活的特質，這種社會性及共同性發揚到極致便是超越國家、政治疆界的世界社會。也正因為國際社會具有理性主義的傳統，因而引發了團結主義及多元主義熟為適當的國際社會本質的討論，對兩者的討論演變至今成為對人道干涉/不干涉的道德基礎考量。

Martin Wight 認為現實主義、理性主義、革命主義及其代表的國際體系、國際社會、世界社會是三股共榮相生、不相衝突的典範，他們都是國際現象真實的呈現。我們對這種歷史開放性及多元感到興奮及歡迎，對國際關係的探討都不能偏廢其中一項，而必須將他們都納入思考，因為國際局勢的現狀及發展絕非過去現實或自由主義等單一理論所能涵蓋、解釋甚或預測，有時呈現現實主義的畫面，有時則切換至自由主義的頻道，複雜性並非手中舉著單一理論即能完全。了解固有理論的不可共量性後，我們就會體會到英國學派其實更能全面性的描繪國際關係的圖像。我們並不希望國際關係只成為”這樣”的科學，而是不是”這樣”就可”那樣”的藝術。我想，這是國際關係理論的責任，強調傳統間兼容並存、相互滋養的英國學派正帶來如此的救贖。如果我們認知到人類知識具有積累性，則英國學派導源於過去政治思想的學說不但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參考，更是提供我們站立以看得更高更遠的巨人肩膀。